

宋朝孔子后裔的“南珠缘”

隐安楼阁贯空嵌，绝顶磨霄凝翠岚。
若到白云犹未半，凭君更上七星岩。

这首宋朝的《七星岩》，水平“麻麻啲”（一般般），但写诗的人却不寻常，大名“孔延之”，是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的第四十六代孙。

推测这首诗应该写于他任广南西路转运判官时，从职能来说，这职务大致相当于财政部广西专员兼粮盐局局长。

孔延之，江西新淦人，家境寒苦，从小父母双亡。好在他继承了圣人好学的基因，朝乾夕惕，自强不息，发奋读书，白天在田头捧着书看，晚上点松明继续看书。（幼孤，自感励，昼耕，读书垄上，夜燃松明继之。）

用松明照明读书，这个比较可信，不像车胤的“囊萤夜读”。

书上说车胤早上去捉萤火虫，装在白绢做成的透光袋子里，夜里用来照着看书，一看就是瞎编的。白天有时间捉萤火虫，为什么不读书呢？再说要捉多少萤火虫才能照明？凭我的经验，萤火虫特别娇气，熬不了几个小时就会“挂掉”。

松明不同，它是带油脂的松柴，非常容易点燃，烧起来火光通明。小时候我用它照明捉黄鳝，用来读书更是一点问题也没有，缺点就是油烟大，味道重，点一夜松明，浑身上下沾染一股松脂味。

功夫不负有心人，顶着一脑袋松脂味的孔延之“学艺大进”，庆历二年(1042年)解试考了第一名，翌年殿试中了进士，被任命为钦州军事推官，约略相当于钦州的“武装部部长”。

史书称孔延之“九迁至尚书郎”——也有说是“八迁”，意思是他考中进士成为“公务员”后，升迁了八九次，最后升为部里的司长，皇帝专门赏赐他“绯鱼”。

“绯鱼”是绯衣和鱼袋的并称。绯衣是唐宋时期官员的服饰，五品以上才有资格穿戴，同时佩带鱼袋，相当于那时候的“高干证”。

孔延之一步一个台阶，在官场徐行渐进，而没有“跨越式”晋升，这跟他的性格很相符。

他为人忠厚，做官踏实，不喜欢出风头、耍权术，被视为“笃行君子”，辗转为官的地方，都留下很好的政声。

他在钦州推官任上，曾为钦廉珠农办过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。

宋朝的“珍珠政策”比较宽松，宋太祖登基后，废止了南汉皇帝刘鋹垄断珠池、滥采暴敛的政策。开宝五年(972年)，撤销了刘鋹专门为采珠而设立的岭南道媚川都，让珠农自谋职业（蠲丁纵其自便）。

但珍珠毕竟是贵物，人人都想占有。皇帝不爱，不等于别人也当成瓦砾，朝廷罢采后的空档很快就被地方豪强填补。

他们纷纷霸占珠池，雇佣珠民采珠，威逼利诱珠民继续从事这种危险工作，对他们各种霸凌盘剥。

孔延之主动作为，勒令富户不准圈占珠池，还海于民，让珠民自行采捕，史书记载一共有六

百户受雇的珠民得到了解放。大家皆大欢喜，十分感念孔延之的德政。

（授钦州军事推官，钦廉二州蠲户以采珠为富人所役属，夺使自业者六百家，皆定着令。）

孔延之实施这种德政，其来有自，应该缘于他牢记孔圣人老祖宗“以德治国、仁者爱人”的遗训，记取“苛政猛于虎”的谆谆教诲，一心维护群众利益。

孔延之不愧是圣人后裔，坚持“学而时习之”，不仅喜欢读书，还喜欢藏书、著书，经常节衣缩食用薪水买书。他与著名的理学大家周敦颐、诗人曾巩等往来密切，经常互相切磋。

值得一说的是孔延之的后代。

孔延之活了六十一岁，生了七个儿子，其中孔文仲、孔武仲、孔平仲都是宋朝的知名诗人，人称“三孔”，与“二苏”（苏轼、苏辙）并列，黄庭坚称之为“二苏联璧，三孔分鼎”。

这三人中最小的孔平仲，官声卓著，写过一本有名的笔记体著作《续世说》，记述了南北朝至唐五代的朝野轶事，我的一些讲古文章，史料就源于这本书。